



《梅兰芳舞台生涯》中国画 89cm x 277cm 2018年

詹勇作

线条之美

——詹勇的线描艺术

王 颀

若说中国画的“线条”承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，似乎有点玄虚，但当你体悟线条产生、延展、变幻的过程之后，便会明了这份承载的意义。那是诞生于一支毛笔之下的“线条”。笔锋是柔软的，初执毛笔的人不知所以，不辨轻重，有宛如婴孩执筷勺时不听使唤的懊恼，然而经过长期的训练，滴水穿石，守得云开见日出，那份喜悦是何等的珍贵。中国画的线条之美，美不胜收。

詹勇同样经历了这一过程。大学毕业后不久，由于对自己画中的线条不甚满意，他开始了系统的线条训练，一天天，一年年，日复一日，这一练就是二十余年。春秋冬夏，无数寒暑，他与线条结下了一份难分难舍的缘分。詹勇平素是谦逊温和的，但在“拉线”的时候，却显出无比的执着与坚定。他拉线的时候，不迟疑，不散乱，丝丝入扣，在他的手下，笔与纸永远有着最浓情的依恋。笔尖在柔软的宣纸划过，宛如水滴划过锋利的刀刃，停顿的那个点上，它是坚韧的，游走的时候，它又是柔软的。一根线，看起来只是区区一笔，但他要叫这一笔稔熟于心、纯熟于手。这根线，甩将出去，须有着气贯长虹的态势，以及四两拨千斤的力道，收拢来，又含着丝丝缕缕的缠绵迤迤。或许，在詹勇的眼里，它并不是一根线，更似林徽因诗中所描绘的“爱”和“暖”，是那“人间的四月天”。

这些“线”，组成了詹勇笔下林林总总的影像——《玉簪记》里的陈妙常、《红楼梦》里的杜丽娘、《凤凰山·赠剑》中的百花公主、《雷锋塔》中的白娘子……那繁复的头饰，摇曳的长裙，重叠的披挂，都成了线条最好的发挥余地。詹勇笔下的古装女子，或低眉，或侧转，明眸流盼，朱唇微启，那一瞥、一瞥、一弹指，无一处不明媚，无一处不妥帖。丝丝鬓发粘附于耳旁，簇簇簪花微颤于风中，兰指微翘，莲步轻移，长袖摇曳，仪态楚楚。透过那纸素，仿佛听见咿咿呀呀的昆曲唱腔，这娇柔，这低婉，教人恨不能穿越数百年的时光，与画中之人一同翩然起舞。真好比，“金风雨露一相逢，便胜人间无数”。这般风情却与谁说？

静态人物画多了，詹勇又画起动态人物，刀马旦成了他时常表现的主题。刀马旦是戏剧角色的一种，会武功，能翻打，冲锋陷阵，威风八面。人物动态对于画面的表现力提出新的要求，一处动，处处动，这给线的表现增加了难度，也给了詹勇新的挑战。他通过控制线条的姿度、走势和压力，展现出刀马旦神采奕奕的风貌和英姿飒爽的气势，又在此基础上，赋予她们一种别样的玲珑之气。他笔下的刀马旦，手执长刀，裙下带风，翎毛舞动，靠旗招摇，虽武却不鲁莽，虽动却不毛躁，一招一式一亮相，依旧是清朗朗一派好风光！

近年来，詹勇的《非洲人物系列》更是为他赢得了诸多赞誉。几年前，一个偶然的契机，他来到非洲纳米比亚写生考察，第一次看到了辛巴族人，几乎瞬间，他就被那种扑面而来的原始气息所吸引。辛巴族人保留着最原生态的生活方式，他们的物质条件极其简陋，但却自在安然、与世无争。这种不经污染的淳朴深深打动了画家的心灵，回国后詹勇便创作了一系列的非洲人物。非洲人头发的卷曲和缠绞、脖子上佩戴的奇特饰品、衣饰的纹路及皮毛的质感，都是詹勇以前在中国画中从未接触过的，他经过几年的摸索，渐渐把握其中的门道，通过琢磨人物肤色的晕染，线条的流布，将自己的作品艺术表现力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他的画中，辛巴人原有的野性和蛮荒之气被过滤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超然世外的高贵感，或许，这就是詹勇心中的一种理想，他将非洲的原始纯净和都市的前卫高贵相结合，呈现他内心深处向往的、远离浮躁和喧嚣的另一番桃源。

詹勇还创作过少数民族人物、欧洲古典人物等，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数是年轻女性。他从不掩饰他对女性形象的喜爱，与其说是一种出于男性视角的赞美，不如说是来自全人类心中的美好情感。美丽的女子总是艺术歌颂的对象，就像《红楼梦》里那些冰肌雪骨的女子，拉斐尔笔下来自人间的圣母，海边泡沫里诞生的维纳斯……她们的柔软与曼妙，宁静与宽容，都深深打动了画家那颗敏感的心灵，他从女子的一笑一颦之间，总能觉察到那最细微处的知觉，并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。詹勇笔下的青春少女，不是躁动的，而是充满宁静温润的气息，满含苏醒后的勃发和孩童般的

赤诚，那勃发里又有着莞尔的爱娇，含着轻灵灵、初春的、吹气若兰的气息。并非岁月不艰难，着实是画家的心向美之深，寻美之切。

通过刻画这些美好的人物形象，詹勇的线条理想得到了实现。詹勇曾说过，他画里所有的人物形象都是为了表现线条而服务。可见他对中国画的线条已经有了相当深的理解。线条从表层来说，是一种绘画的技术呈现，比如古人总结出的“十八描”。从深层来说，它承载了画家的复杂情感和自由意志。画家于喜、怒、哀、乐不同的情绪中，笔下线条的力度和状貌都不尽相同。可以说，中国画的线条，已经远不仅是绘画的要素之一，而是具有了自身独立的语言内涵。和大多数画家一样，詹勇也是从临摹入手，从对线条懵懂的一知半解中走过来，在长久的实践中磨合完善直至渐入佳境。创作时，他与线条仿佛融为一体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他画女子，亦不完全为了视觉之美，或许是因为女子神态更为娇憨，形态更为婀娜，服饰更为琳琅，因而在他心中，她们成了表达中国画线条最纯净、最唯美的载体。近年来，他画面的人物形象尺幅加大，装饰更为繁复多变，对线条的表现力则要求更高，一旦功力欠缺，作品就会显得苍白和羸弱，但对于已经日渐成熟的詹勇来说，这反而成了他挑战自我的决胜之处。所谓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，于詹勇而言，意味着认定了一条路，即便前方艰难险阻，也无怨无悔地走下去。为了练就线条功夫，他勾勒了许多的白描作品，从小幅到大幅，从局部到整体，他的手法越来越娴熟，即使毫无墨色、不事雕琢的纯白描作品，也极具视觉震撼力。有这样足具功力的白描功底，后期的填墨和深化便有了坚实的基础。

细观詹勇的作品，可见他不仅注意整体气息的铺陈，又顾及每一处细节的处理，通过各种线条的整理排布、穿插往复，由外而内，由表及里，来表现人物的风神与气度。这些线条疏可走马，密不透风，或长或短，或轻或重，或疾或徐，密而不繁，繁而不乱，丝丝见分晓，笔笔有交待。詹勇创作的时候，犹如运气练功，每一笔里，有松紧，有张弛，肩、肘、腕、指的每一处抖动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。他不仅注意线条的流布，还注重线条的形态。比如：他吸收了古代梁楷、陈老莲等人的运笔之法，常以方笔入画，令画面刚柔相济，表现力更为丰富；又如：他画刀马旦头饰中的绒球、身上的披挂，常常用内实外虚的线条勾勒，不施晕染便令对象产生十分自然的立体感；再如：他根据皮毛制品光泽度和柔软度的不同，用轻重缓急不同的线条去勾勒，令衣物呈现伸手可触的质感。可以说，詹勇对自己提出了很多挑战，他的笔法既能在传统中找到源头，又融入自己的实践体会从而变得灵活多端，于新颖中藏古意，于古法中见变通，不由令人赞叹他平实的外表之下隐藏的机敏与聪颖。他会总结，亦会创造。他欣赏别人，亦丰富自己。在他的画里，线条会说话，会舞蹈，是有温度、有情感的生命存在，詹勇通过他的线条，诠释了他对中国画的理解，对自然与生命的感悟。为之他赴汤蹈火，为之他乐此不疲。

如今，二十余年过去了，詹勇始终如一地不倦探索，他画着、描着，总觉得还不够完美，还不够精到，线条成了他今生的执念，他在每一笔线条里明心见性。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”，在那逶迤宛转的世界里，他困惑、了悟，忘记了岁月更迭，痴痴地沉浸在这一片又一片，线与面所构筑的澄明世界里了。

詹勇，全国政协委员。1978年生于浙江温州，2003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中国工笔画学会人物画艺委会委员，江苏省国画院专职画家、一级美术师。2020年被评为江苏省紫金文化英才，入选江苏省“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”。作品获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·第三届中国美术奖提名，时代华彩——2019·中国百家金陵画展典藏奖，第四届傅抱石·中国画作品双年展傅抱石奖，首届、第三届、第五届江苏省文华美术奖等。作品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画展，第六、七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，第十届、第十二届、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·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，第十一届全国工笔画作品展，第五届全国合作组织国际美术双年展，第五届、六届、七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。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、中国美术馆、国家大剧院等收藏。



《虎·凝视》中国画

詹勇作



《南非约堡系列之六》(局部) 中国画

詹勇作



《南非约堡系列之三》中国画

詹勇作



《南非约堡系列之五》中国画

詹勇作



《刀马旦系列》中国画 230cm x 142cm

詹勇作



《黄河边·守望》中国画 220cm x 120cm

詹勇作